**如何让这一刻成为真正的转折点**

文 | 巴拉克·奥巴马
当全国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对乔治·弗洛伊德遇害事件和持续存在的不平等正义问题大声疾呼时，许多人开始询问我们如何才能保持势头，带来真正的变革。

最终，要靠新一代的活动家来塑造最适合时代发展的策略。但我相信，从过去的努力中，有一些基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住。

首先，全国各地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活动，代表了人们对美国几十年来未能改革警察做法和更广泛的刑事司法系统的真实合理的挫折感。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是和平、勇敢、负责和鼓舞人心的。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和支持，而不是谴责--像卡姆登和弗林特这样的城市的警察已经很好地理解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少数人以各种形式诉诸于暴力，无论是出于真正的愤怒还是纯粹的机会主义，他们将无辜的人置于危险之中，加剧了对社区的破坏，而这些社区往往已经缺乏服务和投资，并从更大的事业中分离。我今天看到一位黑人老太太在接受采访时流着眼泪，因为她家附近唯一的一家杂货店被毁了。如果历史可以证明的话，那家店可能要好几年后才能恢复。所以，我们不要为暴力找借口，或将其合理化，或参与其中。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和美国社会在更高的道德准则上运行， 那我们就必须自己做出表率。

其次，我听到有人说，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反复出现的种族偏见问题证明，只有抗议和直接行动才能带来改变，投票和参与选举政治是在浪费时间。我完全不同意。抗议的意义在于提高公众的意识，将不公正的现象置于聚光灯下，让当权者感到不舒服；事实上，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往往只有在抗议和公民不服从的情况下，政治制度才会对边缘化群体给予关注。但最终，愿望必须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和制度实践--而在民主国家，只有当我们选举出对我们的诉求作出回应的政府官员时，这才会发生。

此外，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了解哪一级政府对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和警察实践的影响最大。当我们思考政治时，我们很多人只关注总统和联邦政府。是的，我们应该努力确保我们有一个总统，一个国会，一个美国司法部，和一个联邦司法机构，真正认识到种族主义在我们的社会中所扮演的持续的，腐蚀性的角色，并想做一些事情。但是，在改革警察部门和刑事司法系统方面最重要的是在州和地方两级工作的民选官员。

市长和郡行政长官任命了大多数警察局长，并与警察工会谈判集体谈判协议。地区检察官和州检察官决定是否调查并最终起诉那些参与警察不当行为的人。这些都是选举产生的职位。在有些地方，警察审查委员会有权监督警察的行为，也是由选举产生的。不幸的是，在这些地方的选举中，投票率通常很低，尤其是年轻人的投票率低得可怜——考虑到这些职位对社会正义问题的直接影响，更不用说谁赢谁输，往往是由几千甚至几百张选票决定的。

所以，底线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想带来真正的改变，那么选择不是在抗议和政治之间。我们必须二者兼而有之。我们必须动员起来提高人们的认识，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投票，以确保我们选出的候选人会在改革中采取行动。

最后，我们能够对刑事司法和警察改革提出的要求越具体，当选官员就越难在抗议活动结束后，只在口头上说说说而已，然后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改革议程的内容对不同的社区来说将是不同的。大城市可能需要一套改革，农村社区可能需要另一套改革。有些机构需要全面整改，而另一些机构则应稍作改进。每个执法机构都应该有明确的政策，包括一个独立的机构，对被指控的不当行为进行调查。为每个社区量身定制改革，需要当地的活动家和组织进行研究，并教育社区内的同胞了解哪些策略最有效。

但作为一个出发点，这里有一份由公民与人权领导力会议开发的报告和工具包，是根据我在白宫时成立的21世纪警务特别小组的工作而开发的。如果你有兴趣采取具体行动，我们还在奥巴马基金会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网站，收集并引导你到有用的资源和组织，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打那美好的仗。

我认识到，过去的几个月是艰难的，也是令人沮丧的--恐惧、悲哀、不确定性和大流行病的艰难困苦，再加上一些悲剧提醒我们，偏见和不平等仍在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但是，看着最近几周来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年轻人的积极行动，让我充满了希望。如果我们能将我们合理的愤怒转化为和平、持续、有效的行动，那么这一刻就能成为我们国家实现最高理想的漫长旅程中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让我们开始工作吧。